

超越神话的一只公鸡

Guilherme d'Oliveira Martins

在葡萄牙说起一只公鸡不是仅仅谈论一个无关紧要的标志，而是在谈一个有着深层根基的文化遗产，从过去投射到未来甚至到海外。毋庸置疑，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标志——我们应该注意，从古希腊语词源上看，“símbolo（标志）”一词指“结合之物”，与“diábolo”（意为“分离之物”）一词相反...一些人说，公鸡是相对新近发明的东西，源自一个17世纪或18世纪的传说，即一只公鸡拯救了一名被不公正指控的人，或是一个在杜罗（Douro）和米尼奥（Minho）地区集市上新近发现的，但这大错特错了。Joana Vasconcelos 所完成的对巴塞罗斯公鸡之丰富性装饰工作，使这一传统作品对葡萄牙人来说更具象征性意义。然而，巴塞罗斯公鸡毫无疑问来自于葡萄牙人的凯尔特背景——思想家 António Pedro 从其内心深处感受之，而该背景也将他带上热爱风笛及鲜艳色彩的道路，同样，艺术家 Amadeo de Souza-Cardoso 十分清楚如何在其过目难忘的画布上传递那浓艳的色彩。Portugal（即葡语中的“葡萄牙”）中的“gal”见证了个国家与凯尔特人之间的紧密关系。是这个印欧的元素将葡萄牙人与从中东到土耳其的加拉太人（Galatians）、波兰的加利西亚（Galicja）、威尔士（Wales，葡语中为“Gales”）、古法国高卢人（Gauls）、西班牙的加利西亚省（Galiza）联系起来——所有都是兄弟。

确实，导演 Leitão de Barros、诗人 António Manuel Couto Viana 和作家 Artur Maciel 寻找到一个民间的标志——他们发现了公鸡并以强烈色彩和表现万千情感的心形丰富之一，然而，民族志者 Rocha Peixoto 早在19世纪，就对我们谈起现在还能在集市上见到的“公鸡口哨”，它与公鸡在黎明宣示新的一天及新的时间这一极强的象征性意义有关。葡萄牙人独特的公鸡不但深深植入凯尔特人德鲁伊宗教的传统中，也深深存在于圣佩德罗的基督教象征性意义中。公鸡是阳光的信使，也是真理和忠贞的象征。它重新被发现于杜罗和米尼奥地区的集市上，并被涂以我们熟知的强烈色彩。公鸡不但展现了一颗热爱之心，以及卡蒙斯诗歌中的“充满烦恼的喜悦”，还展现了作为回忆及愿望的怀念，以及来源于古希腊的爱情和友谊之盛宴。文化层面上，公鸡还象征着“大熔炉”，为我们刻画了葡萄牙这“陆止于此，海始于斯”之天涯海角。

葡萄牙人曾涉足世界上众多航路，也将他们的象征们带到了印度、非洲、巴西……这也是为什么对传统、历史和民俗的古老根源之引用组成了一个强烈的连接，使我们了解一个文化和语言身份仅当其不闭关自守，并与其他事实和影响相关联时才能得到确认。

文化身份的主题要求我们清楚地明白仅当有着开放和对话，传统与记忆间的丰富关联，以及对于遗产极具活力的理解时，我们才能发展一种基于相互尊重的和平文化。冥顽不化的身份虽生犹死。独独着眼神话过去的记忆会变得单薄、内向和愤恨。不靠当代创造及批判的持续创新进行稳固的遗产终将消失。

在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中，是一名葡萄牙水手向我们提及了该地之存在。前往印度的行程，或越过斯里兰卡的理想符合一个对传说创新且批判性恢复的冒险的呼吁。

我们怎样才能理解巴西的坎东布莱教（Candomblé）和融合的宗教 — 融合非洲泛灵信仰和基督教传统 — 将缤纷我主耶稣（Nosso Senhor do Bonfim）的崇拜与奥里沙众神（Orixás）联系起来，自以前奴隶船启航的葡属非洲殖民地威达（Ouidah）到今日巴西巴伊亚州（Bahia）一直存在？伟大的万物之主奥沙拉（Oxalá）和海之女神叶玛亚（Iemanjá）统治那天堂。而公鸡是战斗的鸟类，是美好预兆的宣示者。

这就是为什么公鸡不是一个地域性或新近的标志，相反，它是古老的标志且世界性的一步。最后，公鸡就是一个通过批评，超越传说的象征。